

红色
聚焦

中共

新
虎
榜

尘埃落定

主编 / 王太岳 周继强

西藏人民出版社



红色聚焦

中共

畅销书

龙虎榜

ZHONGGONGLONGHUB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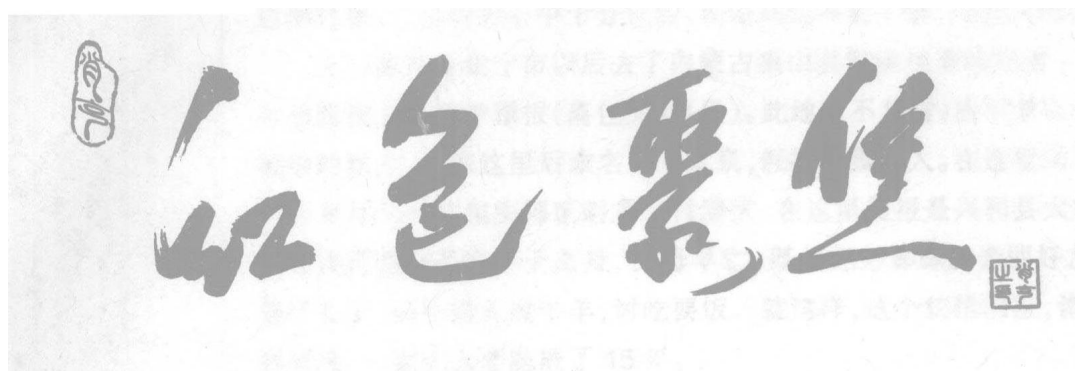
ISBN 7-223-01359-1



9 787223 013598 >

ISBN 7-223-01359-1/K · 140

定价：4980.00 元（全十六册）



尘埃落定卷

(四)

西藏人民出版社

张治中纳闷：周恩来怎么不到机场迎接？

国共两党在长江两岸摆开了决战的架势。共产党不怕决战，辽沈决战、淮海决战、平津决战，共产党连战皆捷，士气正旺。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共产党人正要乘胜追击，蒋介石、国民党就要丧失对中国的最后统治。

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蒋介石暂时放弃与桂系李宗仁等人的纷争，支持何应钦出任李政府行政院院长，希望李氏能用和谈帮他挡住共产党百万大军南下，维系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

3月12日，何应钦内阁一成立，李宗仁就让他赶紧组织一个正式的和谈代表团。何应钦为此多次召开会议，并且通过电话和在溪口的蒋介石商洽后，终于在3月底定下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组成名单。团长：张治中，成员：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

正式代表团成立以后，何应钦组织他们和一些内阁成员，一连召开了4次会议，最终形成一个和谈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腹案”内容如下：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北平和谈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在全国统治的覆灭。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家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持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通信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792-793页。)

张治中于3月29日带着和谈“腹案”飞到溪口。

蒋介石拿到“腹案”后,轻描淡写地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此时,在溪口陪蒋的还有许多国民党的要人,他们在蒋介石身边吹风,反对和谈。有的甚至在背后说张治中的坏话,“张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共产党愿意和平吗?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蒋倒是还倾向于和谈,这主要是出于一种军事需要。为了安慰李宗仁等人,蒋对张治中说:“我决不干涉德邻,让他放手去干,我决不复出,愿意终老家乡。”

蒋的话使张治中很高兴,他说:“总裁这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上发表否?”

蒋介石答:“你斟酌吧。”

4月1日上午,张治中率“南京和平商谈代表团”乘飞机从明故宫机场起飞。这天,李宗仁、何应钦都来了,立法院还特别休假半天,让立法委员们到机场送行。这些欢送者们在心里希望和谈能够成功,能够得到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这样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天王号”专机在云海中穿行,张治中闭目坐在椅子上,他在心里想着李宗仁的一句话:“死马当作活马医。”

当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黄绍竑提议:“在地面上游北平城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总没有从空中看得全面。我建议飞机在城上空绕一两个圈子让大家仔细看看。”

飞机在北平上空兜了一圈后,在西苑机场着陆了。一下飞机,只见迎接他们的人寥寥无几,经过介绍,才知道仅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副市长徐冰、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显然规格比较低。

张治中和代表们心里非常纳闷:“为什么周恩来没有来?”周是中共的首席代表,又与张治中的关系甚好,代表们在飞机上就认为周恩来一定会到机场来迎接的。

南京政府代表团被接到六国饭店(后改为国际饭店)下榻。

晚上,中共代表团代表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和聂荣臻,设便宴款待南京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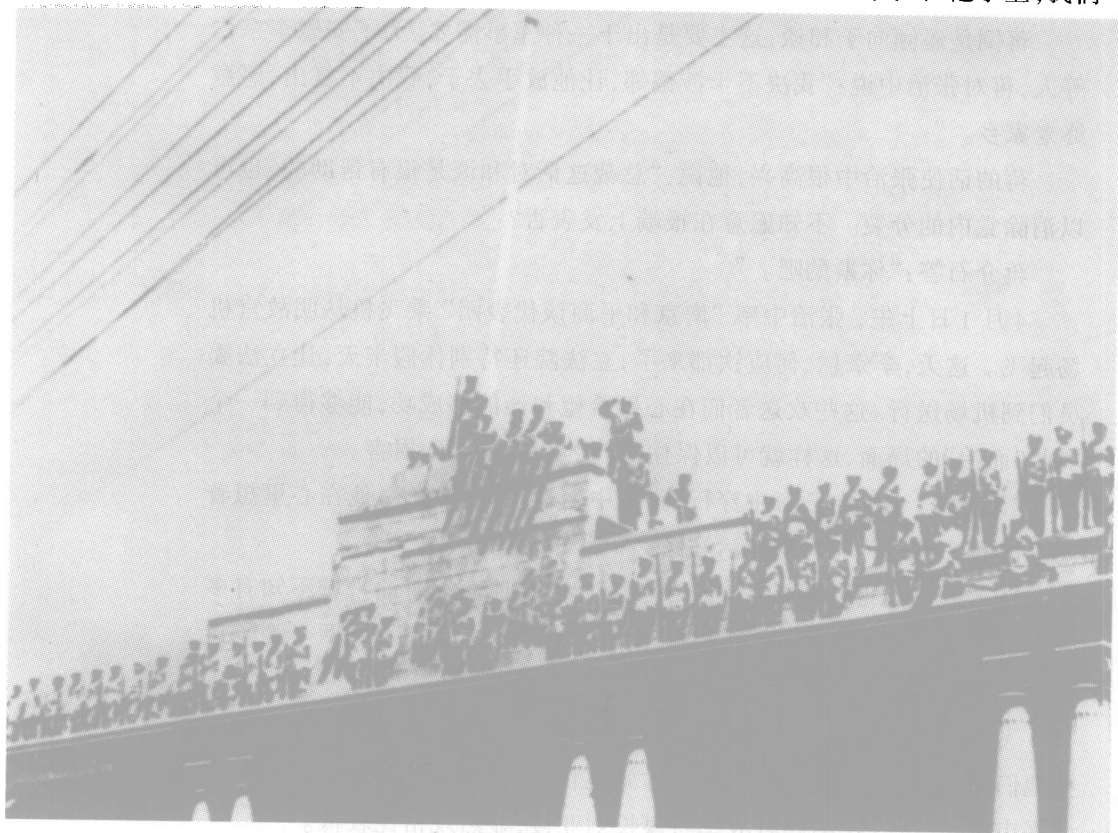
饭后,周恩来与张治中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

周恩来一开始的态度就十分严肃,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在周恩来的逼视之下，面对突如其来的一问，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

周恩来没等张治中多考虑，接着又说：“你这样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所谓下野是假的，而实际上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张治中没料到周恩来对他去溪口的反应如此强烈，仓卒间反复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想要去的，既不是蒋叫我去，也不是李要我去。我所以想起要去，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他手上，我们



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虽然接受以毛先生所提出八条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六位代表除了章士钊，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都去。我是首席代表嘛，只好我去了。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出许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对这些人起到威慑作用。”

周恩来对张治中的解释并不满意，他说：“不管你怎么说，只能说明蒋还在操纵指挥，说明你们不要真和平，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张治中见自己的反复解释不被理解,心里也有点生气,不禁和周恩来争执了几句。他这时才明白,为什么周恩来不到机场去迎接,为什么在万国饭店张贴那些“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

随后,两人谈起和平谈判的具体问题。

周恩来问:“你们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了吗?对和谈有无具体的意见?”

张治中说:“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方的。”张治中不敢将他们准备的“腹案”拿出来,他把这份“腹案”当作是谈判的底价,只留作谈判代表们自己掌握。

为击败国民党的拖延战略,中共早就有所准备。周恩来说:“目前,形势发展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际上除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外,也都希望中国出现和平,这是不能拖延的。因此,我们想先采取今天这样个别谈话的形式,再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后,在五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

张治中同意如此安排。

此后,双方代表从2日至7日,继续个别谈话,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从4月8日开始,毛泽东分别会见国民党和谈代表。第一天张治中,第二天邵力子、章士钊,第三天黄绍竑、刘斐,第四天李蒸、卢郁文。

毛泽东说:“李宗仁现在六亲无靠,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

1949年4月初,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位于香山的西南山坡上,背依古老的香山遗址,有两股清泉顺山而下,终年不息,清朝乾隆皇帝曾题“双清”二字于清泉旁石崖上。民国初年,当过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在此修建私人别墅,命名为“双清别墅”。

这是一座掩映于古树翠竹之间的庭院。院内房舍坐北朝南,高大别致,房前有一座六角红顶凉亭,小巧无华,亭旁一株古银杏树,参天拔地,树下有几竿翠竹,郁郁葱葱。亭旁蓄一池清水,微风吹拂,碧波涟漪,池边依山有一方平台,拾级而上,满院景色尽收眼底。

刘仲容的车子驶到香山,在夜色朦胧中开上了山坡,行驶了好一会才停下来。下车后,穿过一个院子,卫士将他领到一排大平房的一间屋里。

毛泽东放下正在阅看的文电,迎了过来,笑眯眯地伸出手来,身上还穿着带补丁的棉布衣服,乌黑长发向后梳着,脸庞比以前丰满多了,透着

红润的气色。毛泽东握着刘仲容的手，很高兴地说：“老乡我们又见面了！你要是早到两、三天，就赶上参加我们的人城式了。”

刘仲容连忙说：“主席，路上不好走，要穿过前线，火车停停开开。”

毛泽东兴致很高，说：“十多年前，我们从荒凉的保安刚搬到延安时，没几天，你穿过前线来看我；这次我们从西柏坡山里刚进北平城里，也没有几天，你也是穿过前线来看我。可见，我们不仅是老乡，我们还有缘份。”

毛泽东几句话说得刘仲容热烘烘的，把大半个月长途颠簸赶路的疲劳都消融了。他轻松地笑着说：“托毛主席的福了！”

毛泽东喷了一口烟，脸色严肃认真地说：“我们没有福，我们从延安到北平，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到今天取得胜利，靠能吃苦，能克服困难。进城了，我不断给大家讲，我们不能学李自成进京。”

刘仲容打量着毛泽东，见他衣服上的补丁在灯光下十分显眼，他感动地说：“主席，我一下子就懂得了共产党为什么能不断地走向胜利的道理。”

毛泽东撇开了这个话题，问道：“你讲讲，南边的情况怎么样？”

刘仲容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李宗仁、白崇禧的近况，然后说：“南京政府有三种人，一种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求和’，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有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信共产党，动摇徘徊，非常苦闷，这可以说是苦闷派吧。”

毛泽东接着问：“李宗仁、白崇禧算哪一派？”

刘仲容说：“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宿怨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知道蒋介石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又怕共产党把桂系的部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主张和谈，以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因此，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他估计解放军能够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不过六十万人，认为蒋介石凭着长江天险，以海空军固守，解放军想渡江也不是那么容易。”

毛泽东把烟头掐了，严正地说：“白崇禧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不是六十万，而是一百万，另外还有一百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长江，江南的广大人民都拥护我们，到那时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崇禧没有估计到的吧。”

过了几天，刘仲容又去了双清别墅。周恩来对他说：“黄启汉先生前两天回南京了，我们让他劝说李、白二位。今天让你来，主席有话托你亲口转告李、白两先生。”



毛泽东笑着问他：“你还敢回南京吗？我可以为你打保票，保证你平安回来。”

刘仲容郑重地说：“当然敢去，保证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严肃地说：“你可以向李、白两位先生转告下面这几条：一、关于李宗仁先生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不动他，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谈判时，如果李先生出席，我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先生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都可以，我方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啦。四、现在双方就要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白两先生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继续说：“另外，白先生不是喜欢带兵么？他的桂系部队只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请他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

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看南京解放的消息报道

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大军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4月8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张治中。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满面笑容地同他握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承蒙你的热情接待。”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张治中来去接送,举行欢迎欢送会,还把全家暂迁他处,将自己“桂园”和服务人员让给毛泽东使用。

这一天,毛泽东同张治中讨论了许多问题。

张治中问道:“如果组建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吗?”

毛泽东说:“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上。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

张治中说:“我们没有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愧对人民。今后你们执政,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

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做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地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4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黄绍竑、刘斐。

当黄、刘乘坐的汽车来到双清别墅门前,毛泽东已站在屋门外的院子里等候。汽车一到,毛泽东便亲自来汽车跟前,迎上来同两人握手。黄、刘二人见毛泽东如此诚挚热忱,以礼待人,不禁想起了昨天晚饭时,张治中对他们说的一席话:“跟毛泽东在一起,你就会懂得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

毛泽东很亲切地问他们:“北平风沙大,气候干燥,你们两个都是南方人吧?过得惯不惯?听说季宽先生心脏病犯了,要好好休息,莫累着了。”

黄、刘感谢毛泽东对他们的关心。

毛泽东又问:“季宽先生是广西哪里人?”

黄绍竑答:“广西容县。”

毛泽东说:“容者,宽纳博大之谓也。前天与文白先生谈,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李德邻先生虽不是容县人,也不必计较个人的得失。”

毛泽东又转问刘斐:“为章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是邻县，是老乡。”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呵，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黄、刘二人见毛泽东的态度很亲切、随和，顿释紧张。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发动内战的是蒋介石嘛。只要李宗仁这次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黄绍竑说：“李德邻现在搞和谈，有许多阻力。背后有个蒋介石，德公什么事也做不了主。国民党的事都坏在蒋介石这个不学无术的人身上。”

毛泽东连连摆手，说：“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

毛泽东接着说：“不过，李宗仁确有难处，他现在是六亲无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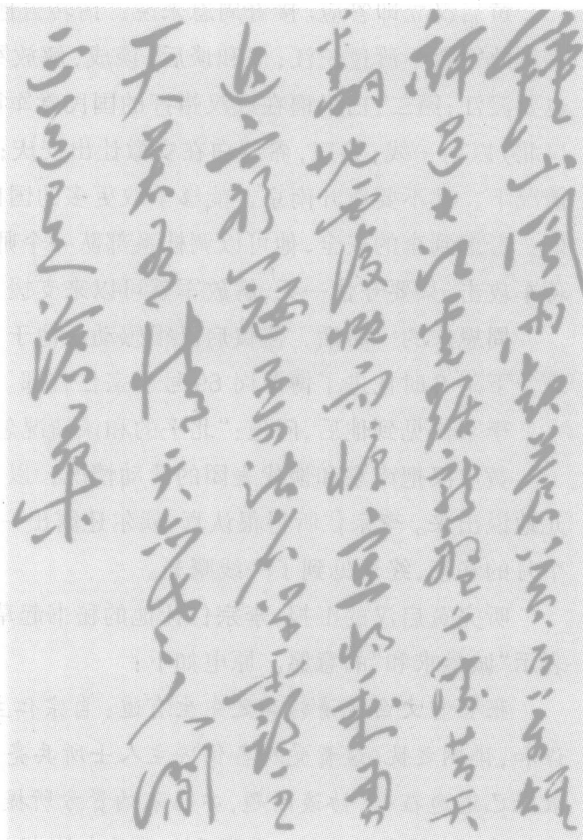
黄绍竑和刘斐听毛泽东这样说，都来了兴趣，问道：“哪六亲无靠？”

毛泽东扳着手指对他俩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泽东说到这里，起身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黄、刘二人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与二人无拘无束地交谈着，一直谈到午饭开始。

在饭桌上，刘斐就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巧妙地问毛泽东：“主席，您会



毛泽东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打麻将吗？”

毛泽东不明白刘的话中意思，如实地说：“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接着又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爱打平和？”

毛泽东立即笑了，连忙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李宗仁、白崇禧希望：国共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

4月3日上午，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黄启汉。

周恩来对黄启汉说：“我们希望你回一趟南京，把我们的几点具体意见转告德邻和健生两位先生。”

黄启汉立即答应。接着周恩来说：“请转告他们：第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在汉口北）以南一线；第三，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第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来支援了。”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黄启汉很感动。他于当天下午就乘飞机飞回南京。下午6时住进了博厚岗69号李宗仁官邸。”

李宗仁见到他后，问道：“北平的和谈情况怎么样？”

黄启汉把南京和谈代表团的的活动情况，以及周恩来的一席话一古脑儿地说出来。李宗仁听得很认真，偶尔还露出一丝微笑。他觉得奋斗了几个月的和谈，终于见到了一线曙光。

听完黄启汉的汇报，李宗仁让他的秘书起草一份电报，再次向毛泽东表示“诚恳求和”的意愿。原电如下：

张长官文白兄请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徘徊之忱，该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已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杨钁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更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烟，诸希亮察。弟李宗仁。

卯阳印。”(转引自《归根——李宗仁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327页。)

在秘书起草电报时，李宗仁对黄启汉说：“你去武汉看看健生，把和谈的情况告诉他，听听他的意见。”

4月5日，黄启汉在汉口见到白崇禧。

听完黄启汉对和谈情况的一番介绍后，白崇禧把黄领到挂在壁上的地图前，说：“你看看，安庆是渡江的一个要道口，让出安庆就是为共产党军队渡江开了方便之门。”

黄说：“长江这样长，共产党军队要渡江的话，哪里不可以渡？要你让出安庆，依我个人的看法，这无非是看看你采取什么态度罢了。”

白崇禧想了想说：“这样吧，在安庆驻防的是我们广西部队174师，我要参谋处打电报调刘汝明来接防，以避免广西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直接冲突。”

接着，白崇禧又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多了。”

黄启汉说：“这是办不到的，周副主席说过，和谈期间，共产党军队不渡江；和谈后，谈成也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划区而治，

南北分裂，破坏统一，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卷土重来创造机会。这一点谁都看得清楚，共产党决不答应。”

桂系的中坚分子李品仙说：“共产党的话听不得。”

黄启汉说：“事到如今，不听共产党的话，那就只有再听老蒋的话啦，还有什么别的路子吗？”说完这句话，黄进一步向白崇禧进言：“最好把我们的部队全集中到武汉来，只要我们按兵不动，就可以避免和共产党军队冲突，必要时，全部撤退回到广西去，静观时局发展，再作打算。”

白崇禧沉思一会说：“现在还未到此地步，再过一些时候，长江水涨，共产党军队要想渡过长江，也不那么容易的。”

黄启汉在汉口的几天，看到白崇禧的态度相当顽固，他每天还在那里忙于听取军事情况汇报，亲自部署武汉防御工事。

就在黄启汉去武汉的当天，又一个“神秘使者”从北平飞到南京。他就



南京总统府内总统办公室的标牌和日历

是毛泽东向他保证能够安全返回北平的刘仲容。

在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几天以后,4月5日午后,刘仲容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托,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一行4人,乘搭由南京方面派出的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离北平,于当天暮色苍茫中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

当晚,刘仲容单独到傅厚岗官邸去见李宗仁,向李宗仁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他还拿出4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送给李宗仁看。

刘仲容递过报纸说:“这上面有一篇很重要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文章是毛先生亲自撰写的,表达了中共的方针政策。”

李宗仁接过报纸,一行行黑字映入他的眼帘。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不利。”

“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如果也愿意这样做,那末,就得在这几天下决心,一切幻想和一切空话都应当抛弃了。……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李宗仁手拿报纸,脸色越来越苍白,他只觉得眼前的铅字越变越黑,模糊中只觉眼前一片黑暗。他很久以后才放下报纸,望着刘仲容,问:“你说这是毛润之先生亲笔撰写的社论?”

刘仲容答:“是的,周恩来先生亲口对我这样说的。”

4月9日上午,白崇禧得知刘仲容从北平回来,立即飞到南京,了解和谈的最新情况。黄启汉同机回到南京,他没有去白的公馆,而是先到了傅厚岗。

李宗仁见到黄启汉,就问:“在武汉和白崇禧谈得怎么样?”

黄启汉说:“没有什么结果。健生一定要实现‘体面的和平’,实现‘划江而治’,不让解放军渡江。”

李宗仁说：“过江看来不能接受。”

黄启汉说：“这次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都来了，大家应好好商量商量。一定要考虑我们自己（指桂系）的去向，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

李宗仁听黄的一番话也有道理，他们同蒋介石不一样，蒋在台湾还有一块立足之地，大陆上住不下去，他可以到小岛上去。蒋已经把大量的钱财运去了，可他李宗仁有什么退路呢？李宗仁心想：“要是真打起来，长江防线一被突破，他李宗仁往哪里去呢？”

晚上，李宗仁、白崇禧、夏威、李品仙四人在小会客室里密谈至深夜。

第二天早晨，黄问李宗仁：“德公，昨夜商量得怎么样？”

李宗仁的情绪很不好，他冷冷地答：“没有怎么样。”

黄又问：“那调一个师的桂军来南京的问题决定了吗？”

提起这件事，也许触动了李宗仁的某根神经，他立刻气急败坏地说：“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过了一会儿，李又说：“就说要调来，我也不能作主。”

4月10日，李宗仁让程思远替他写一封信给蒋介石，大意说：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难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事机。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事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未尽之意，托阎百川（即阎锡山）、居觉生（即居正）两先生代为面达。阎锡山、居正原定当日下午乘专机飞宁波带给蒋介石。因天气恶劣，飞行1小时后又折回，第二天才去溪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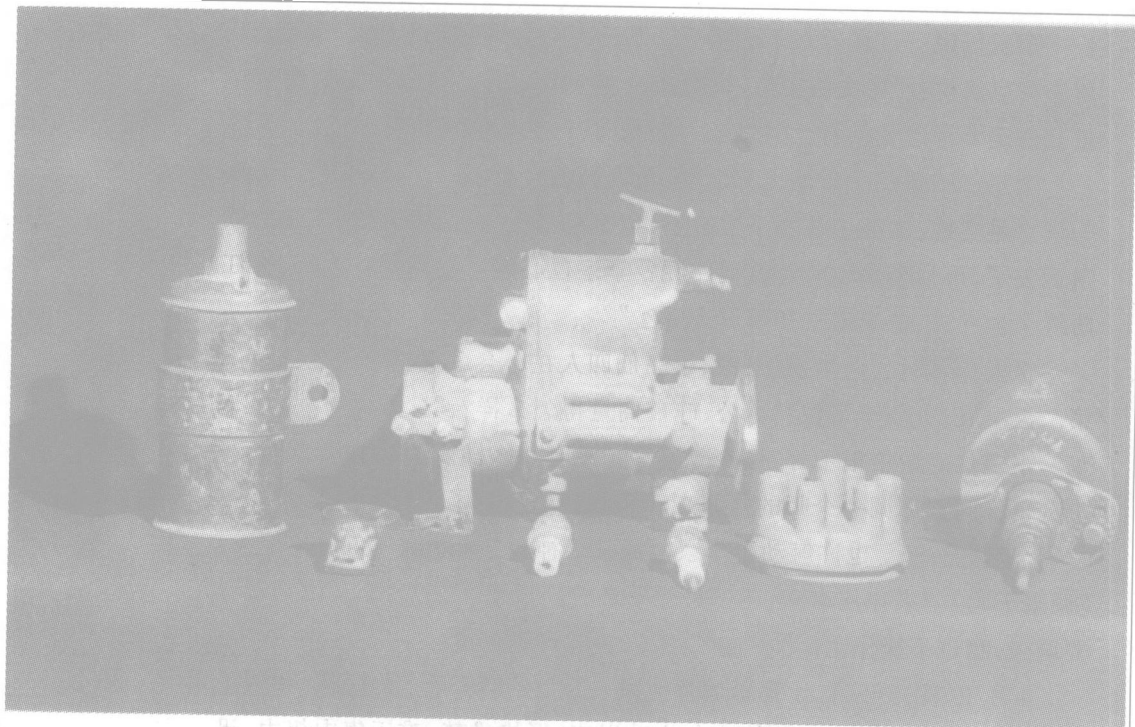
4月11日，李宗仁同意刘仲容再去北平。李说：“你去吧，看毛先生那边是不是还可以再商量，我们要为和谈再作努力。”

4月12日，刘仲容乘“天王号”专机飞回北平，同机还将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接走。

周恩来说，无论和谈协定签字与否，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要过江

通过广泛的接触，正式谈判开始了，双方代表团于4月13日晚召开第一次会议。

晚上九点，张治中等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们心情沉重地来到会场——中南海勤政殿，这是一栋宽敞、华贵而又幽静的大厅，大厅中间横放着一张长条桌，两端分坐双方代表。条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坐位。布置简朴，但空气则显得异常严肃。



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组织起来，保护公有财产，维持社会治安，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城镇。图为南京江南汽车公司工人为了不让敌人把汽车开走而拆下来的零件。

会议没有事先安排好的程序，在双方首席代表同意开始后，周恩来首先发言。他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对此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

他说：“……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

在谈到国民党最敏感的战犯问题时，周恩来说：“一切战犯，不论任何人，必须他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才能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大的谈判有三次，小的会谈则难以计数。过去的每次会谈，他都以雄辩之才使对手生畏，今天，他在雄辩之外，又增加了几分威严，当然，这几分威严来自于身后三百多万强大的人民解放军。

周恩来说完，张治中接着发言。他对和平协定草案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

张治中最后说：“这次中共在战争中的胜利，可以说到了一个圆满的地步，如果现在这个明智的和平政策能贯彻下去，那么，中共就不仅是军事的胜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唤起各位先生的注意，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的肩膀上。国民党的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的国民党或者再经过一番改造后，作中共友党。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